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左傳一

宋制十二經注疏考證記

重刊宋本左傳
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宣荀校

中華
民國
丙寅
年夏
月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竝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閭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閭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丘明作以

祛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最爲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甯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朱春秋載祜觀辜齊春秋載王里國中里覈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氏則左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旣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卽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經也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爲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

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爲非

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

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中書門下

牒奉

勅國家欽崇儒術啓迪化源眷六籍之垂文實百王之取法著於緇素皎若丹青乃有前脩詮其奧義爲之疏釋播厥方來頗索隱於微言用擊蒙於後學流傳旣久譌舛遂多爰命校讎俾從刊正歷歲時而盡瘁探簡策以惟精載嘉稽古之功允助好文之理宜從雕印以廣頒行牒至准
勅故牒

景德二年六月

日牒

工

部

侍

郎

叅

知

政

事

馮

兵

部

侍

郎

叅

知

政

事

王

兵

部

侍

郎

平

章

事

寇

吏

部

侍

郎

平

章

事

畢

工	兵	兵	吏
和	暗	暗	暗
科	科	科	科
刑	刑	刑	刑
察	察	察	察
吹	吹	吹	吹
吹	吹	吹	吹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景祐二年六月

日

時效類

謝承子卿至郵

而盡承對簡策以解辭障嘉辭古之如水火間投文之取正焉雖明以
言則舉策然終學燕趙則入編抄按定矣命對稱明而得五重意相
索知若長青氏自能前益其良舞辭之編辭謝承式來而索終其
機則宋地無難謝承也其辭六辭之重文實百至之類也其辭

類

中書門下

春秋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邈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旣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

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
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
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
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
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
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
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
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
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
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
具餘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
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
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
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卻缺
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穀戰同案穀戰在葬晉文

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穀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
萬一焉

春秋正義序終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國子博士兼大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春秋序

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

疏

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

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為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為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為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為釋例序也序與敘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孔子為書作序為易作序卦子夏為詩作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已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記事褒貶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言典禮廢缺善惡無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經之意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為國史至然後為得也言經旨之表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傳之體有三至三叛人名之類是也言仲尼脩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備矣摠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盡亦無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鐵繆之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會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

立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大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疏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書曰史史官記事為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為記事之書名也

○正義曰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為春秋耳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為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指言魯史言修魯史春秋以為褒貶之法也

記事者以事繫日

帝反

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

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

列反

疏

記事至異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

辭言於此日而而此事故以事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繫年時統年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事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

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末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摠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麤合其同異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齊等及仲尼脩春秋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上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為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麻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日無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晝入則為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後無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云容成造厖大撓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劉熙釋名曰月關也滿而關缺是說月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月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火月譬水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摠紀諸月也三月乃為一時四時乃為一年故遞相統攝紀理庶事紀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月則遠近明也別同異者共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繫其月則異月之事觀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同異必須